

长篇历史小说

古越 羽萱 著

大清洋买办

三部曲之二

菊化卒酒



宁夏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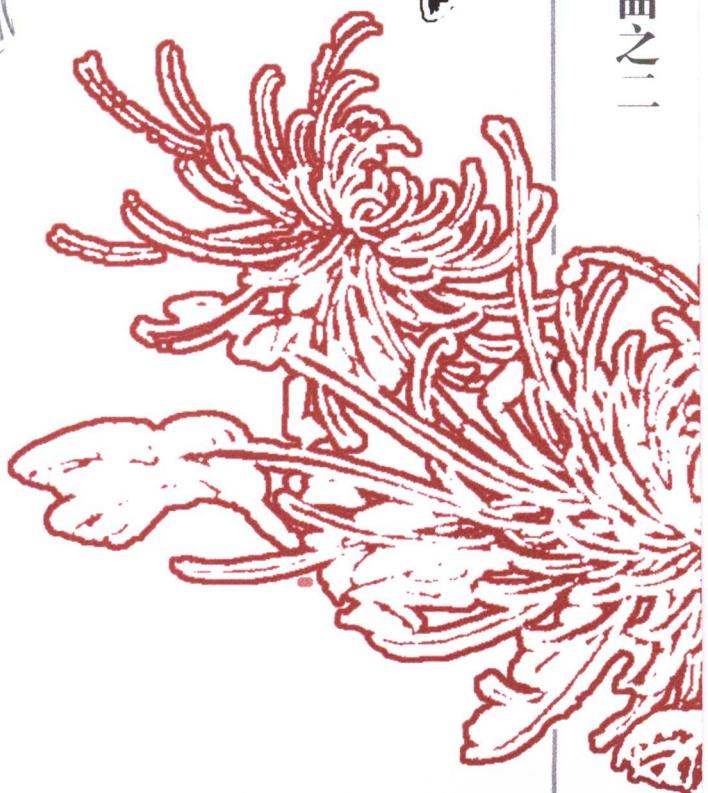
长篇历史小说

大清洋买办

三部曲之二

古越羽萱著

菊花醉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菊花醉 / 古越, 羽萱著.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6.4

(长篇历史小说“大清洋买办”三部曲; 2)

ISBN 7-227-03161-6

I . 菊 ... II . ①古 ... ②羽 ... III .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1996 号

菊 花 醉

古 越 羽 萱 著

策 划 人 哈若蕙

责 任 编 辑 姚发国

装 帧 设 计 项玉杰

插 图 孙 燕

宁夏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出 版 人 高 伟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网 址 www.nxcbn.com

电子信箱 nxdycb@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装 订 宁夏精捷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32

字 数 530 千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0001-6 000 册

书 号 ISBN 7-227-03161-6/I•822

定 价 36.00 元

太平军兴，
清廷大乱。湖南
茶叶巨子、“天泉”
茶庄少东家胡英因遭
同为茶商的吴氏兄弟陷害，
身陷囹圄，命悬一线。
英政府为扭转大清茶叶出口
对英国利益的损害，派人潜入
中国，妄图盗取茶种及种茶技术。
胡英因此被救出，远赴印度种茶，
成为名震英伦的茶师。

国仇家难，情天恨海，
集胡英于一身。
表妹花郁青因他违心而嫁，
小尼姑楚儿随他远赴重洋，
痴丫环菊湘为他香殒天山，
印度女米兰达跟随他亡命天涯，
从洞庭湖畔到昆仑山下，
上演了一幕幕
人间罕见的
悲喜剧。

长篇历史小说

大清洋买办

三部曲

之一 《金羊毛》

之二 《菊花醉》

之三 《大黄吟》

菊花醉

出版人·高伟
策划人·哈若蕙
监制·李金英

责任编辑·姚发国
装帧设计·项玉杰
插图·孙燕

作者简历



吉越，男，汉族，安徽淮北人。当过教师、记者、编辑。中学时开始文学创作，先后在《青春》《青年作家》《萌芽》《深圳特区文学》《朔方》等文学杂志发表小说、散文数十万字。现任宁夏石嘴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羽萱，女，汉族，宁夏中宁人。
曾出版诗集《梦中的红嫁衣》，现供职于宁夏劳动保障部门。



2003年元月，两人合作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大清洋买办”三部曲之一《金羊毛》，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并改编成30集同名电视连续剧。

内容简介

NEIRONGJIANJIE



咸丰年间，大清国的茶叶出口，使中英贸易长期处于逆差之中，极大地损害了英国的利益。维多利亚女王为扭转局面，特别命令英国驻印度总督达尔豪西侯爵，派遣植物学家麦金农潜入中国，盗取茶树种苗和茶树种子以及招募中国的种茶工人。

此时，太平军兴，两广震荡，两湖告急，朝廷大乱。

湖南茶叶巨子、天泉茶庄少东家胡英与其兄胡嘉宝自北京兼程南下，返回湖南安化老家为其父胡世倌祝寿。途经岳阳楼时，因胡嘉宝心胸狭窄，意气用事，误中奸人吴四宝诡计，出首举告胡英系长毛贼党。致使寿宴之日，满门遭难，倾刻间家破人亡，灰飞烟灭。

胡英身陷死牢，命悬一线；胡嘉宝被吓疯癫，形同废人。胡英被仇人吴四宝继续蒙蔽，把未婚妻花郁青许配与他为妻。

太平军攻陷岳阳，胡英阴差阳错，被遗忘于一尼姑庵内地窖之中。幸亏小尼姑悉心照料，才得以苟全性命。

麦金农从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处得知胡英下落，历尽千辛万苦，救出他来，并带他连同茶树种苗一起，偷渡出海，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印度阿萨姆河谷，聘任胡英为茶叶总买办。

胡英施展绝技，帮英国人种植茶叶大获成功。胡英虽遭奸人所害，背井离乡，享受了荣华富贵，但忧国思乡之情，无一日断绝。因不惯英国皇家骑兵欺辱同胞，杀死英人，逃回新疆。由于其特殊的作用，继



内容简介

NEIRONGJIANJIE



续被英东印度公司聘为买办。

吴四宝此时已随左宗棠进疆，成为新疆湖南茶商首富。

于是，围绕一场中英茶商斗法，铺开了胡英寻仇探秘之路。

国仇家难，情天恨海，集于一身，从洞庭湖畔到昆仑山下，上演了一幕幕人间罕见的情仇悲喜剧。

本书是作者继第一部《金羊毛》成功地塑造了皮毛商大买办葛行健之后，塑造的又一个西部茶叶巨商的全新形象。胡英少年得志，英姿勃发，却屡遭磨难，痴心不改。花郁青为他违心而嫁；小尼姑随他亡命天涯；痴丫环菊湘为他而死；印度女米兰达背叛婆家。

全书背景广阔，内蕴深厚，构思奇妙，语言魅人，情节曲折，人物丰满。

书中洋溢着浓郁的西部风情，异域风光，是一部纯粹的、可读性极强的西部小说。被业内有关人士誉为“中国的基度山伯爵”。





第一章

午后的阳光，渐渐地明亮起来。

淋漓了许多日子的霏霏细雨，被深秋季节从遥远的北方吹过来的凉风，扫除得无影无踪了。

自从七月初十离开北京启程南下，先是骄阳似火，赤日炎炎，晒得人头昏脑胀，脊背脱皮。接着便是淫雨绵延，秋风乍起，一路上没有几天好光景。

这一切都使胡英心生烦闷，只有每日坐在船舱中，隔了凉窗看看外面的风光俗景。更多的时候，是在舱里与他的老师云飞鸿品茗对局，谈文吟诗。闷了，就吩咐厨师焦大勺子烧几道可口小菜，就着蓝天白云，浆声欸乃，酌将起来。

其实，这艘三桅五舱的商用快船自从出了北通州，沿京杭大运河一路逶迤南来，两岸俱是杨柳垂堤，桃树遍栽，景色实是十分地好看。

陆地虽然烈日当头，河面上却风生水起。坐在船舱里，观岸上行人赶路，看枝头果实累累，倒也不觉有多么烦恼。只是胡英心头有事，腹内焦急，顾不得细品美景，慢赏良辰。而且一入长江，天气又变了。细雨着衣，人初始尚浑然不觉，但不到一时三刻，遍体竟然湿透。这江南秋雨的特色，委实让他开心不起来。

胡英是湖南“天泉”茶庄的少东家，今年腊月二十三才满一十八岁。他表字嘉良，自号醉篱居士，长得七尺开外的身材，朗眉星目，面皮白净。此时的他，上身着一件瑞蚨祥定做的白色带水纹暗印的苏绸襟褂，下身穿一条青色杭缎直筒大裆裤，脚蹬一双内联升的千层底单面直贡呢料子的青布鞋，手上执一柄檀香木二十四折的绢扇，上面有大内如意馆画师许畏的《菊花小品》。



按说，往常这个时候，他是不会在炎热的酷暑里离开北京南下的。他不但要在京城照料茶庄的生意，还因在京城吏部考选司捐了个候补道。按捐班定例，凡已经候补在册者，每年必定要在京城呆上几个月，拜托上司，打点吏员，衙门里先混个人熟脸熟，这样出放实缺的机会就多一些。

胡英家的“天泉”茶庄是湘帮茶商里的老字号，分号遍及“两江两湖”、京、津等地，每年的茶叶销售量占全湖南茶庄的一半。“天泉”不但有自己遍布全国的茶庄，还拥有数十顷地的茶园及制茶的工厂。胡英自十岁起，就开始陪父亲料理茶庄事务。他跟随父亲跋山涉水，到各个名茶产地问茶，增加历练见识，广交茶友。因此，虽然年纪轻轻，但在茶行圈里的声名已是很响了。

胡英这样急着赶回湖南安化的老家，是要给他的父亲胡世倌六十生辰祝寿。胡氏家族，是在胡英曾祖父那一代从安徽祁门金字牌村移迁湖南的。祖上就以茶为业，到了父亲胡世倌时，家业大兴，成为一代茶商巨贾。可是说来奇怪，胡世倌虽财运亨通，偏偏命中少子，一连生了六个女儿，就是不见儿子的面。

太太自感责任重大，出面为胡世倌物色了两个身体健硕的细妹儿，要胡世倌将她们纳为小妾。太太为此还亲自上了一趟南岳衡山，在七祖道场福严寺许下了泼天心愿：倘若佛祖慈悲大发，给老胡家送来几个猛壮男儿，她就把家业布施一半，盛大香火。

谁知胡世倌闻言坚决不从，还直怨太太糊涂。胡世倌对太太温语有加：“生死富贵，皆由天定。命中无子，岂可强求？你既然去到南岳，岂不见那半山亭的联语‘遵道而行，但到半途须努力；会心不远，要登绝顶莫辞劳’吗？我还不老，你也正在盛年，只要勤加补养，生下几个崽也未可知。就算实在生不了，我们也可从亲戚处抱养一个伢子，来继承家业。你与我是少年结发的夫妻，十五岁就进了我们老胡家的门，十六岁为我生下了大丫头湘琬。二十年来，你相夫教女，操劳家事，夫妇恩爱，我怎能因一己之私而行此不义之事？纳妾之举，再莫要提了。”

太太为胡世倌的一番深情所感，愈加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她无论如何也承受不住让胡家断子绝孙的舆论与现实。于是，找先生，请神婆，打卦占卜，对丈夫更是殷勤逢迎。

在接连又生下两个千金之后，太太彻底地绝望了。她在家里建起了小佛堂，吃素念经，整日打坐在蒲团之上，口呼佛号，再不肯与胡世倌同房。胡世倌无奈之下，只好收养了太太的娘家侄儿为子。娘家侄儿当时才三岁零两个月，还

没有断奶，因大舅子一连生了七个儿子，没有闺女，就把老小送给了姐姐。

有了儿子，太太的心里有点转暖，虽说不是自己亲生，但娘家侄儿也没有多大的差别。太太的娘家姓宋，侄儿的名字就顺着排行取了个小七。等过继来之后，胡世倌的父亲说小七只可作乳名，是胡家子孙，就要按辈分取个大号，因此，就给宋小七取名胡嘉宝。既是照班辈取的字，又有个把这宝贝连住的意思。

这俗世上的事，人是很难预料的。正当一家人把胡嘉宝看作宠物似的娇惯着抚养时，太太的肚子却争了气。十月辛苦，生下了胡英。意外之喜让胡世倌不能自禁，除了带太太去南岳福严寺还愿之外，所有茶庄的工匠、职员均加薪水一等。

胡世倌中年得子，又是这样千辛万苦而来，便把胡英视作掌上明珠，倍加呵护。从三岁起，就送去随三湘名儒左宗棠学习功课。

胡英幼年多病，胡世倌又遍请武林高手，教他习武健身。十岁开始，就带胡英出外历练，教授经营之法。尽管他对胡嘉宝还是疼爱有加，但内心里，不知不觉已经有了差别。

嘉宝此次也随胡英一同南返。他比胡英大五岁，但个子却矮了一头，而且面皮粗黑，枯瘦如柴。任他大鱼大肉、海味山珍，就是吃不胖养不白，怎么看怎么像一个出苦力跑腿打杂的小厮。不过，他对学业一项，倒还能钻研得进，十一岁进学岳麓书院，十三岁到省城长沙乡试中了一个秀才，全是凭了一身艺业，没有花钱走门子。

他小小年纪，却也明白自己的出身来历，是不能跟弟弟比较的。因此，他就暗下决心，要凭自己的实力，考个举人进士，也好给自己以及姑姑争口气。可是从来人算都拗不过天算，从此以后，胡嘉宝是场场失利，再未能进前一步。他偏又爱钻牛角尖，既不愿跟爹爹学习经商之道，又不愿让家里为他出钱捐个前途。今年春试，文场再次失利，灰心丧气，几天没有吃饭。

胡英到岳麓书院去看望他时，才知道他正与同窗闹气呢。原来，胡嘉宝的书桌是靠屋子中间放的，他的同窗报到晚，就把桌子放在了窗户边，以便取光。胡嘉宝生气地说：“我书桌上的光全部从窗口射来，现在被你遮了，我还读个么子书？”那位同窗问他道：“那么，你让我把书桌放在哪里？”

胡嘉宝用手一指屋子角落：“你可以放在那里么。”同窗就照他说的做了。

晚上，胡嘉宝又不耐烦了。他指责同窗道：“平时不用功，偏偏等晚上来聒噪人，还让人睡不睡觉呢？”同窗只好低声默诵。

谁知榜文下来，胡嘉宝名落孙山，同窗却中了举人。胡嘉宝愤怒地捶打着同窗摇摇晃晃的旧竹床，破口大骂：“真是气煞我也！这间屋子的风水，本来该我独有，现在却被你夺走了。”说罢抱头痛哭。同窗劝他道：“我的书桌位置是你指定的，却为何说是我夺了你的风水？”

“正因如此，才被你把风水夺走！”胡嘉宝愈发不能忍耐，恨恨地说。

胡英听了哥哥同窗的解释，哭笑不得。但他与哥哥手足情深，且嘉宝又正在伤心之际，也不便多说。就劝他放弃功名，随自己到北京，帮助打理茶庄的业务。

胡英说：“哥，你都老大不小的人了，莫要死心眼一条道走到黑。如今之世，朝廷昏馈，列强环伺。前几年鸦片一战，丧师辱国。文臣都爱钱，武将全怕死。又听说去年广西闹起了长毛军，要建么子太平天国。眼看这世道就要大乱，你还求么子功名嘛？还是随我到北京去吧。爹爹年纪大了，不宜再奔波劳碌，我们兄弟要把这份家业撑起来啊。”就这样，胡嘉宝只好随胡英北上，度过了这大半年。

午时刚过，胡英正在舱内与云飞鸿手谈，胡嘉宝在一旁观局不语。

忽听艄公一声喊：“少爷，前面就是岳阳楼了。”连日来被阴雨搅扰得意兴皆无的胡英，闻听此言浑身一振，眉宇间的阴郁一扫而空。他把眼前的棋子一丢，说道：“我们出去散散心，这几日都把人捂得发霉了。今日就在岳阳住下，把老师的事情办喽。明日顺风顺水，两日即可到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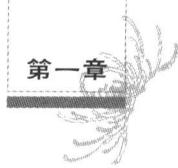
他们出得舱来，眼见晴空中现出一轮丽日。秋阳高照，气氛为之一爽。偶见一行大雁朝南飞去，不时变幻着队形。

胡嘉宝顺嘴念出一句：“晴空一鹤排云上，应引诗情到碧霄。真是太贴切，太绝妙了。”

不一会儿，快船靠了岸，码头上的引船工人早就望见“天泉”茶庄的招旗，把船引到码头边的茶庄专用泊位抛了锚。艄公刚把木板搭好了，胡英就迫不及待地跳了上去，就着颤颤巍巍的木板走上了岸。云飞鸿也随之上来。胡嘉宝却双腿哆嗦，站在木板上不敢迈步，他对胡英喊道：“英弟，你们去玩吧，我就不上去了。”

胡英回头一看，又好气又好笑，说：“哥，你搞么子名堂？那么宽的个木板板，你都不敢过？你还敢回家娶堂客不成？”

原来，胡嘉宝这次回家还有一件大喜事在等着他哩。胡世倌和太太早已为他



定下一门亲事，老丈人就是安化城里最大的“安福”酱园的老板吴仁义。吴仁义生了四个儿子，只有这一个宝贝女儿，名叫翠薇，长得小巧玲珑，着实惹人喜爱。多少富户人家前来求婚，吴仁义都没答应，反而主动托媒婆到胡家提亲。

胡世信本来看不上吴仁义的为人促狭和吝啬，不想应允。还是太太说：“吴家的女伢子聪慧、伶俐。咱们家的小七有点书呆子气，要娶就得娶个这样的堂客，好帮衬着他。”

但是，胡嘉宝却并没有看上吴翠薇。他的意中人竟是他的表姐，比他大三岁的老六胡湘莲，两个人青梅竹马，早就暗许了终身。要不是胡嘉宝恪守着圣人教训，连禁果都偷吃多时了。

胡嘉宝本来就对回家娶堂客有着异心，现在见胡英又来取笑于他，就赌气地说：“我既不上岸，也不回家娶堂客，你们去吧。反正我也知道你要和云先生去干什么，别以为世上只有你们是聪明人，别人都是傻子。”说罢，竟然顾自进舱里去了。

胡英原是怀着逗乐的心情站在岸上看这个呆哥哥如何走上的，却不料胡嘉宝甩出这么一句话。他闻听脸色一变，与云飞鸿对视了一眼，连跳板也不走，径自腾身一跃，像一只大鸟落在了船头上，引起周围一片喝彩。

他却顾不上搭理别人，一伏身便钻进了船舱。

—

江南三大名楼之一的岳阳楼，座落在八百里洞庭湖之滨，岳阳府城之西门。

相传三国时，东吴大将鲁肃曾率兵在此驻守，为操练水兵而修建了阅兵楼。宋朝年间重修，范仲淹为此写了一篇《岳阳楼记》，从此名声大噪。

岳阳楼周围，酒肆茶楼，客栈脚行，鳞次栉比；戏院勾栏，赌房烟馆，比比皆是。街两边跑江湖卖艺的，摆场子耍把戏的，敲糖锣玩猴子的；少胳膊缺腿的武乞丐，拿大菜刀板儿砖往脑门子上愣砸的，支起大锅煎炸烧炒各种小吃的；熙熙攘攘，摩肩接踵，一片繁荣热闹的景象。虽然太平军已经打进了湖南，占领了不少州县，小道谣传一夕数变，但并没有影响岳阳楼的生意。

当日下午，胡英和云飞鸿以及胡嘉宝三人，在城里茶庄分号用了饭，小憩了片刻，就出门朝西关而来。三个人一路上说着闲话，胡嘉宝不知被胡英用什么手法说动，脸上有了一丝轻松。

不觉间已到岳阳楼下，三人缓步登楼，拾阶而上。胡嘉宝早已在那些楹联前站定，一副屏息静气，虔诚参拜的模样。

胡英见他的呆气又冒上来，本想取笑他几句，一想起午前下船时他的举动，就打消了念头，反而凑上前去，说：“哥，这岳阳楼你又不是第一次来，上面的对联你都能倒背如流了，还看它做啥子嘛？”

胡嘉宝睨了他一眼，训斥道：“你懂个鬼哟！你对那茶叶早就耳熟能详了，为么子还要日夜钻研？你莫以为只有赚钱才是百看不厌的乐事。”

胡英闻听，看了云飞鸿一眼，吐了吐舌头。云飞鸿淡然一笑，没有说话。他清楚，若论聪明才智，胡英远在胡嘉宝之上。胡英要是肯在功名上下功夫，只怕进士及第早就中上了。

胡嘉宝不再理会他们，顾自吟诵起同乡才子胡林翼的联语：

放不开眼底乾坤，何必登斯楼把酒；
吞得尽胸中云梦，方可对仙人吟诗。

胡英接话说道：“哥，这副联语气魄庞大，饱含哲理，我觉得正像为你而作哩。”

胡嘉宝有点愠怒地追问：“你又搞啥子名堂嘛？”

云飞鸿赶紧打圆场：“二少爷的意思是大少爷的气度胸襟正如联语所述，别无他意。”

胡嘉宝这才哼了一声，继续上楼。

云飞鸿道：“其实要说这岳阳楼的联语，真正值得一品的，还是新近刊刻的李秀峰的一副，那就真叫深沉雄浑，气势充沛呢。”

“在哪里？在哪里？”胡嘉宝急忙回转头来，“既然如此美妙，那是非观赏不可的了。”

云飞鸿便把他们带到了楼上，引到那副联语跟前。胡嘉宝急步上前，只见联语写道：

苍茫四顾，俯吴楚剩水残山，古今争战场，只合吹铁笛一声，唤醒沧桑世界；

凭吊千秋，问湖湘骚人词客，后先忧乐事，果谁抱布衣独任，担当日

夜乾坤？

胡嘉宝竟自看得呆了，又仿佛触动了某根神经，眼中泪水涔涔落下。

胡英见状吓了一跳，他清楚自己的这位傻哥哥又犯病了。凡是多读了几本书的识字人，哪个又不是感觉良好，自认为是栋梁之材呢？只可惜大多都是命乖途蹇，时运不济。不是穷困，就是潦倒。先忧是铁定的了，至于后乐，那就得看个人的造化，能不能在仕途上扒开一条缝隙，挤进为官的浩荡大军之中。

不过，胡英并不为嘉宝的前景担心，再不济，胡家的产业足够几十口人吃上几百年的。因此，他对胡嘉宝说：“哥，伤情无用，我倒知道还有一副绝妙的好联，是本朝人所撰。尤其是那字也写得好，乃是道光帝时进士何子贞书写。”

云飞鸿也说：“少爷说得是。那何绍基的字的确一扫前人柔靡陈腐之气，令人耳目一新。既到此，却不可错过。”

胡嘉宝这才破涕为笑，转忧为喜，随二人到那副联语跟前。只见联语前围着不少的游客，正在欣赏。

胡嘉宝不由分说，分开众人，挤了进去，惹得众人侧目。他也不管不顾，且自摇头晃脑地吟诵：

一楼何奇？杜少陵五言绝唱，范希文两字关情，腾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吏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涕下；

请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岳阳城东道岩疆，渚者！流者！峙者！镇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

胡嘉宝尚未吟完，已唏嘘不能自己。胡英怕他出丑，赶紧扶了出来，径自到了三楼。

在三层阁楼朝南的一间茶室里，胡英早派人定下了一个雅座。三人刚一落座，茶博士就肩搭青巾，手持铜壶，准备过来烹茶。

胡英一摆手：“我们还有一位客人未到，你把菜单呈上，我先点几道。至于茶么，当然是用君山银针了。”

茶博士小心地赔着笑脸，问：“不知公子爷是要黄茶银针呢还是绿茶银针？”

茶博士并不认识胡英，只是从他的年龄相貌以及举止打扮中，猜测他定是

富家公子哥儿无疑。开茶馆的，这一点点眼力若不具备，那就是瞎子。至于旁边的两位随从，倒无需多看一眼，因为那不过是一个老家院和一个小厮而已。

茶博士有这一问，是有缘故的。原来这洞庭湖中不但有丰富的水产，更有一样名闻世界的好东西，就是岳阳产的茶叶——“君山银针”。

“君山银针”外观独特，茶味醇爽，为中国名茶之一。君山产茶历史悠久，早在唐代就有文字记载。著名诗僧齐已曾写下诗句来赞美君山茶：

邕湖惟上贡，何以惠平常？
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黄。
碾声通一室，烹色带残阳。
若有新春者，西来信勿忘。

“君山银针”的采摘是极为严格的，为防止擦伤芽头和茸毛，盛茶的竹箩内要衬以白布。采摘的日子要选在清明前三天到清明后十天，芽头要长一分到一分五，宽三至四毫，芽蒂长两毫。要求肥壮重实，披满白茸毛。

君山的茶农有九不采之说：雨天不采，有露不采，紫色芽不采，空心芽不采，开口芽不采，风伤芽不采，虫伤芽不采，瘦弱芽不采，过长过短的芽不采。

“君山银针”的珍贵，从大清乾隆四十六年开始，每岁只贡十八斤。每年谷雨前，岳阳知县就派人监督山僧采制一旗一枪，白毛耸然，俗称“白毛尖”。一般的民间，连“君山银针”的模样也见不到，就是茶商巨贾的胡英家，要得一点“君山银针”，也是难乎其难。

岳阳楼是天下名楼，四方游客慕名而来，不乏达官贵人，巨商大贾。经官府特批，准许这楼上的茶室外卖一些。茶博士是见人下菜碟，倘若你衣衫褴褛，满脸寒霜，一副穷酸模样，他是不会给你推荐“君山银针”的。就算给你推荐，你也未必消受得起。要知道，一钱“君山银针”，就要五两银子呢。

胡英对茶博士说：“你既然问黄茶还是绿茶，那么，就请你说说这二者的区别如何？”

胡英有个习惯，一旦与人谈茶，就百事皆忘，任你火烧眉毛，也休想让他动弹分毫。眼下他这股子劲头又上来了，也不管菜单，只要茶博士回答他的问题。

茶博士却也不慌，用青巾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珠，说道：“这位公子爷，您是行家。既然您问到我，那我就献丑了。这‘君山银针’既有黄茶和绿茶之

分，就在加工工艺上有了区别。黄茶类银针在加工时保持了‘岳州黄翎毛’的特色，经过采青、摊晾、初烘、初包、复烘、摊晾、复包、干燥八道程序，历经三昼夜才能完成，其中初包是关键。”

“嗯”，胡英对茶博士的叙述感到满意，他说道，“那初包又有何讲究呢？”

茶博士说：“初包是将经过摊晾、初烘之后的芽坯每两到三斤用双层油纸包成一包，装入箱中，放置两天两夜，让茶坯自然发酵，茶芽呈黄色并具有黄茶特有的醇香气味。成品‘君山银针’芽色金黄，大小匀齐，肥壮重实，紧密挺满，银毫丰披，香气清纯，乃称茶中上品。”

胡英听得连连点头，面露赞许之色。胡嘉宝则没有兴趣，东张西望，心不在焉。见胡英没完没了的要聊下去，就不耐烦地说：“英弟，咱们是做么子来啦？既不吃饭，又不喝茶，干坐着说个没完，难道咱们家的茶叶你还没研究透彻么？”

茶博士见他言语不逊，就要溜走。胡英却手一摇说：“甭听他的。我们在等几位朋友，你再说说那绿茶银针是怎么回事？”

胡嘉宝实在听不下去，兀自站了起来：“既然如此，我还看我的楹联去，也强似听你们无聊的絮语。”

胡英笑道：“悉听尊便。可是，你却不要走远了啊，回头我们还要议事呢。”

胡嘉宝答应一声，独自噔噔噔下楼去了。

茶博士感觉无趣，兴致减了大半，草草地说：“绿茶类银针，只是比黄茶类银针减少了初包闷黄这道程序而已。”而后接着问：“公子爷，您看点什么菜呢？”

胡英本来还想跟他聊聊“君山银针”的泡制技术，见他已经没有兴趣，也就接过菜单，随手点了四凉四热八道菜品。茶博士答应一声，如释重负地去了。

不一会儿，凉菜、热菜陆续上齐，见四道凉菜是：

一碟冬菇藕夹，一碟雪花湘莲，一碟金钩菜心，一碟干煸冬笋；

又见四道热菜是：

一道翠竹粉蒸鮰鱼，一道龙女一斛珠，一道酸辣回头鱼，一道银丝菊花鱼。

胡英对云飞鸿说：“在北方呆得久了，早就想吃家乡的巴陵鱼宴。今日且先过过嘴瘾，待为老爹爹祝寿之日，再大快朵颐吧。”

菜刚刚上齐，客人就已经来到。只见来人身长九尺，面如重枣，一脸风尘，